

日本精彩 推理小说选 2

杨懿萱十编译

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

RIBEN JINGCAI
TUILLI XIAOSHUO XUAN

日本推理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
最好的思维游戏 挑战你的想象力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日本精彩 推理小说选②

杨懿萱十编译



RIBEN JINGCAI
TUILI XIAOSHUO XUAN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. 2 / 杨懿萱编译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5108-0767-1

I. ①日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4226号

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 2

作 者 杨懿萱 编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1.125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767-1
定 价 29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令人大快朵颐的日本推理小说（代序）

推理小说就是侦探小说。“推理小说”这个词源自日本1946年的文字改革。因为在日文中去掉了“侦”字，所以日本把“侦探小说”改名为“推理小说”。

日本最早的推理小说雏形源自江户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，可以说他是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山人。1689年他模仿中国的公案小说写了一部《本朝樱阴比事》。通过各种案件反映17世纪日本新兴商业资本发展时期的社会风貌，以公案小说的形式描写日本的町人文化。明治维新吹来了强劲的暖风，欧美文化在这股暖风的推动下，有力地撼动了日本，侦探小说也被介绍到日本。在学习西方时代浪潮的冲击下，翻译和改写欧美侦探小说盛极一时。从1923年江户川乱步发表《两分钱硬币》开始，推理小说逐渐盛行，并发展为风格不同的两派：一是注重逻辑推理的“本格派”（即正统派的意思）；一是以神奇、冒险情节、变态心理、渲染阴森恐怖氛围和荒诞不经为特征的“变格派”。从20世纪下半叶起，名家纷呈，佳作不断，以其各异的风格、多样的题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；更由于各种奖项（如日本推理文学大奖、江户川乱步奖、梅菲斯特奖、横沟正史推理大奖、松本清张奖等）的设立，起到了推动和发展推理小说的作用，在日本文学界日臻占据重要地位，创作水平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，许多优秀作品可以与欧美同类优秀作品相媲美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日本出现了“社会派”推理小说，或称为社会型推理小说。这类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，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。这种现实主义的清新文风完全改变了传统推理小说脱离现实、以诡异的故事为主要创作导向的基调，形成了不同于欧美侦探小说的独特风格。日本推理小说发展至此，更加成熟，出现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家和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
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，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。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，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。推理小说大师都是从创作短篇起步，比如江户川乱步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西村寿行、西村京太郎、佐野洋、岛田庄司等等。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短篇占据很大份额，比如《心理测试》《佐七探案》《埋伏》《追捕》《新干线杀人案》等等。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精彩绝伦的构思、娴熟的技巧与冷峻风格，令人拍手称绝，而且百看不厌，代代传看，并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。

2009年，我们曾经推出过《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》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拥趸，好评如潮。在众多日本推理小说粉丝的要求下，我们再次推出《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2》这本小书，以飨广大读者。本书精选现当代日本优秀短篇推理小说14篇，从不同的作品风格中，读者得以一览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的简洁风貌。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世界知名的作家，如岛田庄司、绫辻行人、二阶堂黎人、大谷羊太郎、佐野洋、鲇川哲也等。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，看似小小的一件事，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，几经渲染，便可引出惊天大案，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、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；在撰写故事的同时，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残酷的现实，并给予针砭和警世。这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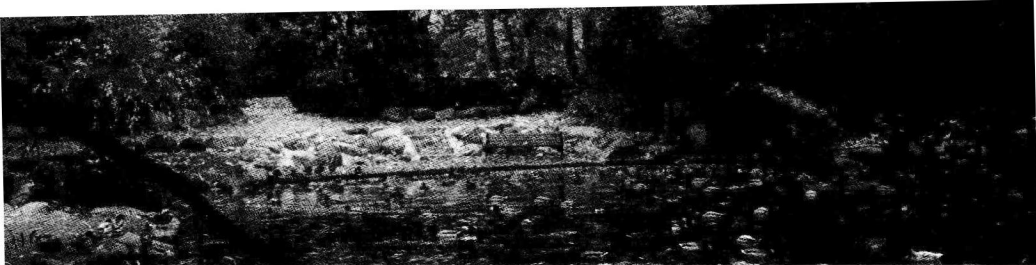
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。读者在读完之后，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体验。

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随着情节的发展，猜测谁是罪犯。而日本推理作家相当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，知道怎样吊足读者的胃口，往往设置多条线索、多个犯罪嫌疑人，让读者觉得似乎每个人都可疑，直至结尾，方能解开谜底。有时我们明明很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仍然不能放弃阅读，因为想知道全部的犯罪过程。小说的结局更是时常出人意料，也许罪犯直到最后才上场。总之，推理小说魅力无限，只要拿起来，就永远放不下。

图书市场久违了日本短篇推理小说，我们精心遴选之后，谨以这本有趣的小书献给智慧的你——亲爱的读者。

咖喱

2010年岁末于书斋



目录

奔跑的死者	1
	39 诡秘的计划
马戏团奇案	80
	102 死者的身影
死者“不在场”之谜	120
	146 夫人画像
作弊	161
	177 精心设计的谋杀
数字锁	198
	244 证词之谜
审判未结束	266
	288 画像
被选中的人	302
	325 铁桥

奔跑的死者

島田庄司

1

我一直对发生在猿岛的那件事难以忘记，因为它实在太不可思议了，也实在太诡异了。

那件事发生在1980年的初夏，说真的，1980年对我来说真是个奇妙的年份，遇见了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而最匪夷所思的事，就是那年秋天我亲身经历的杀人事件。

那年秋天刚开始，我渐渐厌倦了简单无趣的贝斯练习，兴趣转向时髦前卫的管弦乐器。说来也巧，有个朋友为了躲债要出门一段时间，将他的萨克斯管寄放在我这里，我终于有机会学吹萨克斯管了。

9月底，我最要好的朋友要去美国，把他的公寓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我。签了一年租约后，我高高兴兴地搬到了山并区的善福寺。公寓旁边就是善福寺公园，特别适合练习萨克斯管。那段日子，只要我没有课也不用打工，就终日在公园里吹着萨克斯管，看着来往的游人，优哉游哉。

我很喜欢音乐，和朋友组织了乐队在赤坂酒吧表演。后来我又爱上了爵士乐，结果，和一些爵士乐爱好者渐渐聚集到一起，另外组织了一个乐队，在东京小有名气，真让我小小的骄傲了一次。不过今天并不是讲我们乐队的故事给大家听，只好略去。

遇上那件诡异的事正是那年10月中旬，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。

说实在的，我真是怀念那段时间啊！秋天站在湖边，吹奏着萨克斯

管，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想想坐在爵士酒吧的一隅，仿佛滑翔而去的水鸟拂过水面，又好像扬起轻波的清风引人遐想。而手持着萨克斯管立于湖岸，则可以说是御风而行了吧？一天，我吹奏“我最爱的歌”的旋律，好像水鸟一样滑过湖面，又和着微风，在水面上荡漾起粼粼细波，我自己也陶醉在这美妙的景色和乐声里。

无意间抬头一看，不知不觉中，旁边竟已围上了不少听众，长椅上坐着的花白头发的拄拐老人，牵着狗散步的女子，还有一对对的情侣，都驻足而听。再望望对岸，却空无一人，长椅虽说也是间隔二三十米就有一条，但根本没有游客去坐，整个公园只有我身边格外有人气。

自顾自地吹下去？我犹豫着凑近风管口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提起琴盒，慢吞吞的移开了三十米，另找了个地方继续吹萨克斯管。没想到，那些人也若无其事地移动着身子，慢慢向我这个方向聚拢来，等我一曲奏完，身边早已重新围上了一圈人。

我啼笑皆非，于是想跟他们开个玩笑，吹完一曲，就换个地方，每次都向旁边移动三十米左右。那些听萨克斯管的人还是一步不落的紧跟着我，最后，我居然带领着他们整整绕湖一周，又回到了最初的长椅边。

当时我不由得联想起了童话“花衣魔吹笛手”，我也有和他类似的经历。

在公园练习萨克斯管的时候，还碰到过些别的怪事。有一天，我吹得太入迷，连夕阳西下都没察觉到。一首曲子将近终了，我停下摠键的手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湖水。水面寂静无比，被晚霞染成绯色。我凝望着静悄悄的美景，不由想起那些有关前生后世梦境般的呓语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对我说了一句“您好”。如梦初醒的我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两位身穿制服、面容严肃的巡警先生正朝我走过来呢，想必他们是在巡逻中吧。我暗叫不好，一定是我违反了噪音管理条例或者其他的什么法律条文了吧，不然怎么会好端端被警察先生给注意上呢。

“请您过来一下。”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颇为威严地说道。

“好……好的。”我还没和警察面对面打过交道，早就吓得声音发抖了。

他忽然伸出粗壮的手臂，从我手里一下子把萨克斯管抓了过去，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一时之间惊讶地动弹不得。

“别担心，让我也吹一个曲子嘛！”

“好，请……请您别客气。”在我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，只能这么回答他了。

这个爱好萨克斯管的警察不慌不忙地摘下警帽，放到长椅上，熟练地拔开管口塞，试起音来。一开始当然是“呜……呜”的长音节，慢慢地他似乎找到了感觉，吹得有点像模像样了。他吹的曲子是《日安，我的宝宝》，我长那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到穿警服的人吹萨克斯管呢。

“我高中时代参加过管弦乐队，现在居然还吹得响……”他停下来感慨了一句，接着又吹起了《铁臂阿童木》。他的同伴站在远处，百无聊赖地揪着树叶，然后又无精打采的扔到地上。

这个爱好音乐的警察使得我对他们的印象有了好转，音乐的魔力真是无穷，居然能让我和一个警察之间产出了亲近感。

警察向我道谢之后离开了，我想这下没人打扰了，继续练习吧。于是我接着吹我的萨克斯管。可突然间，从湖对岸的一间小屋里传来了怒吼声：

“哪来的小子，你的破喇叭准备吹到什么时候！”

原来公园里正在施工，有些工人就住在那些临时小屋里。我不理不睬，只管自己吹下去，这下可不得了，刚吹了几小节，屋门就“砰”地开了，威风凛凛的建筑工人们头戴安全帽、手握啤酒瓶，直朝我冲过来。我大吃一惊，赶紧把萨克斯管塞进琴盒，夹在腋下，溜烟的跑掉了。

那以后有好一段时间我都没敢去善福寺公园。后来好像工程结束了，湖岸上的临时小屋也消失了，我才恢复了日常吹奏练习。大约是那年的10月10日的傍晚，我遇见了那个男人。

那时我正吹着萨克斯管，看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男子也提着琴盒走了过来。

他从盒中取出一把小号，先是在离我稍远的地方“嘀嘀”地吹了一阵，然后对我说道：“怎么样，一起吹吧？”

我和他一起吹奏了几曲以后，太阳落山了。他的水平和我不相上下。

“你住在西荻？”这个吹小号的男人问我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又说道：

“我住吉祥寺，大家都叫我阿赤。”

“阿赤？”

“是呀，朋友们都这么叫。”

我又看了看他的面庞，脸色哪里有一点红润？毋宁说带着一点苍白。大概有二十五六岁吧，留着胡子，中等身材，看起来略显老相。

“大家叫我阿堂，全名是隈能美堂巧。”我也报了名字。

“哦。你好像很喜欢爵士乐，怎么样？这个星期六有没有空？”阿赤问道。

“可能有空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知道一个挺有趣的地方，在总武线的浅草桥，有个喜欢爵士乐的大叔，每个周六，就把自己的公寓全部开放，邀请爵士乐迷们来切磋欣赏，我常参加那里的聚会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有兴趣的话，本周六去看看？你要有喜爱音乐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，下午六点左右开始，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写给你吧。”说着，阿赤从口袋里取出小本子，写上：台东区柳桥一丁目17号，T公寓1106，系井。电话号码也一起写了。

我和朋友们组建的爵士乐队叫做“SEVENTHRING”，也就是“第七环”的意思。因为乐队成员大多住在七环道路周围，鼓手阿浮更是专门在七环一带练鼓，所以得名。

第二天下午我去七环，果然一眼就看到了阿浮的身影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弓着背，用尽全力击着鼓。周围没有一个观赏者，和我吹萨克斯管的时候大相径庭。不仅如此，人们不但不停，还都慌慌张张地一路小跑，仿佛能离他多远就躲多远似的，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。阿浮身高接近1米90，下半边脸长着乌黑浓密的胡子。“阿浮”这个叫法，其

实正是来自于某部怪兽影片主角的名字。我把周六的爵士乐聚会的事讲给他听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和我一起去。乐队其他成员都有事，我们只好决定两人前往。

2

周五下午开始，天色越来越阴暗，云层渐浓，不久下起雨来。到下半夜雨越下越大，次日清早，雨势成倾盆，狂风大作。天气预报说，是受到了强台风影响。

整整一天狂风暴雨，周六下午更是只闻雨声，不见天地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年我跟台风真是有缘。晚上的聚会，只怕要泡汤了。即使我和阿浮不在乎顶风冒雨地跑出去，可还不知道这么大的雨，电车究竟开不开呢。

周五晚上我就借宿在阿浮的宿舍里。我对他说道：“今天就别去了吧？”

可他却似乎很起劲，说什么一定要去。没办法，只好先给那个公寓打个电话问问。阿浮的住处没有电话，暴雨之中，我和阿浮披着廉价的塑料雨衣，撑着破伞，好不容易来到一家常去的小餐馆，一头撞进门去。两人点了些吃的，胡乱填饱肚子，然后借用店家的公用电话跟系井联系了一下。我问那个接电话的人，是否有个叫阿赤的，很快阿赤本人就来听电话了。

“这么大的雨，还有聚会吗？”

他一听我这么问，忙不迭地说道：“有的有的，赶快来吧。”

小餐馆的雨棚被急雨敲打出“隆隆”的声响，风刮过屋檐也带起巨大的锐音，阿赤的话听起来很费劲。窄小昏暗的小店里充斥着风雨大作的声音，使我不由得失去了信心。这样的天气，专程坐着电车赶到浅草桥去，简直是疯狂的举动。再说，电车开不开还是个问题呢。

可那时的阿赤特别坚决，他说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绝对值得一去。

“那么，如果电车运行，我们就去。”

这么说着，我放下了电话。

即将到达高圆寺车站的时候，我和阿浮好像穿着衣服游了一趟泳似的，已经湿透了。暴雨中的街道上杳无一人，也不见一辆车，只有街头的招牌和报栏，任凭台风肆虐，随风狂舞着。

出乎意料的是电车居然正常运行着。我们到达浅草桥的时间是傍晚七点左右，水淋淋的检票口，还有一个检票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。我用手帕擦拭着透湿的公用电话，又从车站给他们打了个电话确定了路线。

我们沿着神田川走过去，系在岸边的屋形船随着巨浪上下摇晃着。神田川与隅田川成 T 字形交叉，雨中的隅田川看起来好像一片汪洋，河水泛着墨色，波涛汹涌，凶暴的风不时掀起滔天巨浪。暴雨被狂风扭曲着，闪着雪白的怪异的光，仿佛弥天大雾，令人无处可藏。

远方岸上灯塔的光亮也渗透到风雨中，显得更为怪异。两条河交界处，有一幢孤零零的房子，在周围环境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高大。这就是 T 公寓。进了门，就看见一个面孔严肃的老管理员坐在门卫室里。

系井家在十一层，也就是最高层。出了电梯，我们来到空旷的走廊。因为有扶梯，所以大雨就毫不客气地从扶梯和墙壁连接处灌了进来。从高处往下看，这座公寓呈 T 字形。系井先生的房子正好在十一层的最前端，也就是 T 字的左肩部位。

我们站在走廊尽头的 1106 室门前，无意间望向窗外，远方可见隅田川，因为台风而暴涨的潮水澎湃不休。人在十一层上，风声听起来更是尖利刺耳。

我刚摁下了门铃，门就开了，是阿赤。里屋传来欢快的谈笑声。

“请进请进。”阿赤说道。

我把伞插到伞座里，走进屋子。屋里很暖和，松软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男女，大概有人刚说了个笑话，大家都在开心地笑着。暖炉座里是一个煤气炉，燃得正旺。身后，阿赤关上了门，风雨声顿时远离了，屋门可能是隔音的。室内灯光有些昏黄，谈话的人们显得很有教养，对于我们这样刚和暴风雨搏击过的人来说，看着他们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“不用脱鞋了。”阿赤告诉我们。

依言而行，我们脱下雨衣放到鞋柜上，一个五十余岁的妇人给我们

拿来了干毛巾。

“这位是系井夫人。”阿赤主动介绍着，我们互相问了好。

我和阿浮早已浑身冰凉，就围着炉子尽情地烤着身子。因为衣服都湿透了，不好意思去坐沙发，就随便坐在餐桌旁的铁椅上。屋子里缓缓流淌着查理派克的音乐，和我想像中一样。

在我们对面还有一整套的乐器——爵士鼓、萨克斯管、小号、钢琴，甚至还有一把精致的吉他。

那把吉他是吉普森的335型，乌黑的琴身，很有神秘感。而那几只鼓身上，不知为何却写着“洗手间”几个字。

爵士乐器后面的窗帘半开半闭，巨大的窗户直抵天花板，或许是为了隔音吧，窗户是双层的。外面就是阳台，正对着隅田川。

这套公寓相当宽敞，我们待的这间屋子足有二十平方米，此外似乎还有几间差不多大小的。估计是四室两厅的公寓。

“阿堂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”阿赤叫我了。

坐在沙发上的那些人，都朝我们这边行着“注目礼”。

“他叫阿堂，玩过贝斯和萨克斯管。”

我站起来朝他们鞠了个躬。

“还有，这位看起来挺凶的仁兄，是……”

我接着说道：“他叫阿浮，鼓手。”

“哦，阿堂他们几个人组建了一个叫‘第七环’的爵士乐团，在吉祥寺附近很有名气，都是爵士好手。”

阿赤挺会说话，虽然我没跟他提过多少我们乐队的事，但他说的话听了让人很是舒服。

“阿堂，这位戴礼帽的是系井先生，在横滨开了一家成衣店，也是这套公寓的主人，大家都叫他‘牧人’，会玩贝斯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不太会的。”“牧人”谦虚地说着。他大概六十岁左右，身材瘦削，脸庞被日光浴晒成了茶褐色，留着络腮胡，长得很有点儿男人味道。

“他旁边是系井夫人。”

刚才拿毛巾给我的妇人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她和丈夫不同，身材丰

满，看起来很温柔。

“那边的女孩子是成衣店的职员，大家叫她朝美。”

这姑娘有一头栗色长发，大眼睛，轮廓分明，面容清丽，很明显是混血儿。

“再过去是石冈先生，爱好爵士乐的作家。”

此人有着艺术家的气质，皮肤白皙，年纪很轻。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石冈先生旁边是占卜家，御手洗先生。”

御手洗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头颓废的乱发，棱角分明的帅脸，一幅居高临下的样子，或许是个才子，但让人很难起好感。

他本来两手捧着玻璃杯沉思着，听到介绍他的话，右手离开杯子，很随便地在额间举了一下，仿佛英国绅士的派头，不过在我看来更接近于讽刺我们两个透湿的傻小子。

“站着的是爵士乐评论家，大贯先生，你们应该听说过吧！”

大贯稍稍用烟斗示意了一下，他花白的长头发，身材高大，穿着考究的西服。的确常常在杂志上看到他，是个很有名的评论家。

“大贯先生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还有一位，坐在这边的是爵士乐爱好者久保先生。”

久保眼睛很大，中等身材，大约四十岁左右。他戴着一顶茶色的紧贴头皮的绒帽，穿的西服是灰色的，看上去相当精明。

当时在场的就是以上八人，加上我们，正好十人。

“还有个人也说要来的。”系井忽然说道。

“是谁？”阿赤问道。

“夏树。”

“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位叫菜村夏树的人也会来。叫他夏树就行了，是系井先生成衣店的常客，是个推销员。”

正说着，门铃响了。

“啊，准是夏树来了。”系井说着，亲自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雷雨的巨响毫不客气地席卷了整个屋子，雨越下越大了。

“啊，今天真够呛！”

随着一声叫喊，雨水在来客的不满声中飞溅进会客室，是因为风正好朝这边刮吧。我向门口望了一眼，走廊惨白的日光灯将窗外的雨水映照成白茫茫一片，细密如注的雨点在灯下狂舞着。

关上了门，屋子里重又恢复了那宁静温暖的氛围。进来的人把雨伞放好，脱下湿透的雨衣，挂在门后钩子上，又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着裤脚。他比我想像的要年轻，不过也有三十多岁了吧。

“阿堂，他就是夏树。”

夏树也是个大眼睛男子，梳着分头，穿着很符合推销员这个身份的灰西装。衣服很合身，质地也不错。

“这两位是我们的新朋友，一个是玩萨克斯管的阿堂，另一个是鼓手阿浮。”

夏树毫无表情地打量着我们，似乎用眼神在说“我可没一点儿兴趣认识你们。”然后他径直转向其他人说道：“今天这场雨可真大，我还以为电车不开，自己开车来的。”

一共十一人，全到齐了。似乎聚会也就是这样，大家互相认识了以后，就开始谈笑风生。

当然，漂亮的朝美小姐是注意的中心，大家都积极地找她搭讪，夏树等人更是抢了她对面的好位子以后就再不想挪地方。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讲着笑话，逗得她笑个不停。没对她表示兴趣的，好像只有阿浮和御手洗了。

我叫上阿浮一起来到阳台上。刚才风向朝屋内，那么或许相反方向的阳台不至于有雨进来吧。

果然，阳台很大，位于房屋南侧，基本淋不到雨，都被公寓墙面挡住了。因为是尽端的房子，所以阳台呈L型，绕墙半周，从东侧的阳台边，可以看到隅田川。但真要过去的话，就会被大雨淋成落汤鸡。

我和阿浮一起站在阳台角落里，看着充斥天地的风雨，沉默着。

远处的隅田川河在暴雨中飞涨着，一片漆黑中看不清水面。

河对岸的亮点是高速公路上的灯光，隔着雨幕，显得湿润又迷茫。

“这样看着雨，真想大吼一声，和老天爷叫劲！”阿浮大叫着，暴雨之中我也有同感，真想大吼一声啊！

3

我和阿浮回到屋里。夏树似乎想到一个能最大限度吸引朝美小姐的好办法。

“朝美，我今天变个魔术给你看，好不好？”他说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真的，想看吗？”

“想看啊！”

她高兴地叫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女孩子大多会表现得好奇而可爱。

“夫人，有没有大一些的白纸？包装纸就行。”

夫人点了点头，走进了里间，周围的人迷惑不解，询问声此起彼伏。

很快，一张雪白的包装纸就躺在桌子上了。夏树一边仔细抚平折痕一边说道：“首先我想向大家借些东西，大家身上佩戴的环状饰物或任何饰物都可以，请先借给我用一下。当然，越贵重越好，越贵重越有灵气。”他说的煞有介事，“别担心，并不是要把它们变得无影无踪，只是摆在这里而已，很快就归还给大家。项链啦、戒指啦、手表啦都可以。朝美小姐，你也借点儿什么给我吧，就你的戒指好了。”

“我的戒指吗？不太贵重呀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

大家都开始摘手表，我也准备摘，但转念一想又改了主意。毕竟我的手表是从二手店里买来的迪斯尼卡通表，只值四千日元而已。

纸上的环状物中，手表最多。评论家的手表是名牌——卡地亚。

“大家都用的是名牌呀。啊，这个可是价值不菲，珍珠项链呀，夫人，是您的吧？有了它，我的魔术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！现在，我已经明白它的来历了！”

推销员开始说他的判断，“夫人，这串项链是结婚纪念日，您丈夫送给您的礼物吧，同时送给您的还有一面化妆镜，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“猜得很准！”系井在一旁答道。

“您真有福气，有个好丈夫。”